

“映山红花满山坡，达斡尔姑娘爱唱歌，歌声一代传一代，嘹亮的歌声震山河……”这首脍炙人口的达斡尔族民歌，如同一朵朵迎风怒放的映山红，在呼伦贝尔的莽莽山林间传唱。歌声里，藏着达斡尔族儿女对故土的缱绻眷恋，更流淌着各族同胞在这片热土上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。当嘹亮的歌声漫过大兴安岭的林海松涛，鄂伦春猎人的马蹄踩着节拍踏歌而来，鄂温克族驯鹿的铜铃与之清脆和鸣，蒙古族牧民的长调随风悠悠传唱，朝鲜族的长鼓也应声咚咚作响。漫山遍野的灼灼红花，就这样成了民族团结最美的见证者。

映山红，学名兴安杜鹃，别名达子香，在呼伦贝尔的多民族语境里，它有着最亲切的多元称谓。达斡尔语唤作“南尼格”，意为“春日第一抹红”，是寒冬褪去后大地苏醒的信使；朝鲜族称其“金达莱”，承载着坚贞不屈与生生不息的希望；蒙古族牧民叫它“乌兰其其格”，那簇簇火红，恰似燃烧的篝火，温暖着苍茫大地。它是灌木，却有着乔木般坚韧不拔的生命力，既是呼伦贝尔的市花，也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旗花。从大兴安岭的条条山梁到条条沟壑，都有它扎根生长的身影。在东南部的浅山区，它们成片依偎在山崖缓坡或背阴之处。而在那曾遭大火灼烧的原始森林里，映山红以次生林的姿态顽强挺立，用火繁花抚平大地的创伤。这恰如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历经风雨却始终守望相助的品格——无论遭遇何种磨难，总能心手相牵，在废墟之上绽放新的希望。

每年3月末至5月初，呼伦贝尔的残雪尚未完全消融，映山红便迫不及待地绽满枝头。它们是心急的报春使者，攒足了一冬的力量，在光秃秃的枝丫上缀满花苞，从星星点点的淡粉，渐渐晕染成烈烈火红，漫山遍野铺展开来。远远望去，紫红色的花潮顺着山势起伏涌动，宛如天边倾泻而下的云霞，将苍茫山林染成一片热烈的红。近观时，每一朵花都饱满鲜亮，五片花瓣层层叠叠，带着雪水浸润后的晶莹剔透，纤细的花蕊在寒风中轻轻颤动，却不见半分娇弱。山风掠过，花海翻涌，暗香浮动。那香气，不似牡丹的浓烈馥郁，也不似茉莉的清甜淡雅，而是带着山林特有的清冽与醇厚，深吸一口，便沁人心脾。此刻的呼伦贝尔，仿佛被大自然打翻了

细雨飘过青瓦，打湿垂落的柳丝，晕开千年诗词里的清明。

晚唐的风裹挟着雨雾，杜牧踽踽独行在陌上，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便将这个节日的清愁与怅惘，刻在了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里，接着那句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所呈现的画面，恰似一幅浸润着烟雨的水墨长卷，抬眼是迷蒙春色，低眉是心底沉郁，每一个字都沾着潮湿的心事。

关于清明的诗词佳作有很多，无数文人墨客执笔挥毫，将追思、欢悦、惆怅与哲思，都揉进了这春和景明又清寂的时节里。

春风拂过，吹来了韩翃笔下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”的盛景，也揭开了清明背后的千年习俗与历史渊源。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又是承载着人文情怀的传统节日，节气的自然节律与节日的人文仪式，在此完美交融。

《淮南子》有云：“加十五日指乙，则清明风至，音比仲吕。”春分过后十五天，清风拂面，万物皆显清静明洁，这便是“清明”之名的由来。

而清明的诸多习俗，大多与寒食节紧密相连。寒食通常在清明前两日，节日绵延三日，到了唐代，便与清明融为一体，成为清明最具代表性的节日。

韩翃在《寒食》中写道：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诗中的“汉宫”暗喻盛唐，暮色之中，宫廷的蜡烛次第传递，袅袅轻烟飘进权贵之家。

同样写寒食，杜甫的《一百五日夜对月》多了几分悲感。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便是寒食，诗题中的“一百五日”，便是由此而来。“无家对寒食，有泪如金波”，一句泣血倾诉，将战乱流离中的孤独与思念，倾泻得淋漓尽致，颌联“听却月中桂，清光应更多”，更成为咏



绽放的映山红 韩冷 摄

映山红花满山坡

□杜明燕

调色盘，白雪、红山、蓝天、碧水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壮美的春日画卷，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，踏春赏花，共赴一场与春天的浪漫约会。

在呼伦贝尔，有很多以“杜鹃”命名的地名，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。扎兰屯的杜鹃坡与杜鹃岭，被大兴安岭的宽厚臂膀阻隔了寒流，气候温润，是映山红最早绽放的地方。百年之前，这里曾是鄂温克族的狩猎地。后来，随着游牧的鄂伦春族、“闯关东”的汉族、从齐齐哈尔北迁的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兄弟姐妹纷至沓

来，大家在这片山坡上开垦耕种、定居生息。每到花开时节，各族群众的歌声与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，谱写着和谐共生的动人乐章。

扎兰屯的映山红，有着“先花后叶”的奇特景致。当小草还未返青、柳枝尚未抽芽，漫山遍野的花朵已傲然绽放。待花谢之后，嫩绿的叶片才缓缓舒展，真应了那句“花不见叶，叶不见花。”有诗云：“杜鹃花开如泣血，花落尘埃始成泥。如此嫩叶方吐绿，恩断情绝不相见。”可在呼伦贝尔各族群众心中，这与叶的“别离”，恰是彼此守望的深情。花朵用绽放装点春日的烂漫，绿叶用浓荫庇护山林的葱郁，虽不曾花叶同框，却始终同心同向、各展所长。这正如各族同胞，虽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、生活传统，却始终坚守着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的信念，在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。更奇妙的是，部分山坡的映山红会在秋季再度绽放，当地人称，这是花朵想念叶子了，跨越季节也要赴一场相见之约。就像各族群众，无论相隔多远，总会在节日里欢聚一堂，在困难时守望相助，这份情谊，跨越时空，历久弥坚。

根河的杜鹃谷，是我国境内映山红最晚绽放的地方。这里曾遭遇过严重的雷击火，大片原始森林在烈焰中化为焦炭，黑灰覆盖了山川，一度让人看不到生机。可就在大火后的第二年春天，焦黑的土地上竟冒出了嫩绿的杜鹃枝芽，它们顶着料峭寒风，在绝境中顽强的生长。几十年过去，这里已然形成连片的杜鹃花海。每年5月中下旬，当其他地方的映山红渐渐凋零，杜鹃谷的花朵却肆意绽放，火红的花海与黑色的焦炭形成强烈对比，诉说着生命的奇迹与坚韧。当地人说，映山红是“团结花”。当年大火过后，鄂温克族

猎民放下猎枪，与林业工人一同上山植树育苗、浇灌幼苗，各族群众纷纷捐钱捐物用于重建家园。就像映山红在焦土中抱团生长一样，大家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才让这片山林重焕生机。如今，每到花开时节，大家都会结伴来到杜鹃谷，缅怀那段共克时艰的岁月，感恩彼此的扶持与陪伴。那簇簇火红的映山红，已然成为民族团结最鲜活的见证。

对于摄影爱好者而言，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的达尔滨罗，则是拍摄映山红的绝佳之地。这里是火山遗址，四方山巍峨耸立，神指峡峭壁嶙峋，火山堰塞湖碧波荡漾。黑色的岩溶地貌上，高大的乔木与艳丽的映山红相映成趣，一步一景，皆是诗意。清晨时分，薄雾缭绕在湖面，映山红的倒影在水中轻轻摇曳，宛如人间仙境；阳光穿透枝叶，洒在花瓣上，花朵晶莹剔透，光彩夺目；傍晚的夕阳为花海镀上一层金边，与远处的山峦构成一幅绝美的油画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里时常能见到“雪压杜鹃花更好”的奇景。春雪飘飞间，枝头的映山红却已傲然绽放，白雪覆盖在火红的花瓣上，红白相映，愈发显得坚韧挺拔。鄂伦春族老人说，映山红和杜鹃鸟是“共生的伙伴”。每年花开时节，杜鹃鸟便会从南方翩跹而来，在花丛中筑巢、鸣叫，那清脆的叫声，恰似是在呼唤乡亲们前来赏花。过去，鄂伦春族猎民在山林中狩猎时，常会循着杜鹃鸟的叫声寻找水源和食物；达斡尔族的放排人则会根据映山红的分布判断山势走向。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，积累了彼此共享的生存智慧，也结下了跨越民族的深厚情谊。

映山红开遍呼伦贝尔的山坡，也开在各族群众的心中。它是达斡尔族民歌里的深情眷恋，是朝鲜族同胞眼中的希望之花，是蒙古族牧民心中的火焰图腾，是鄂伦春族猎手守望的家园，是鄂温克族驯鹿旁绽放的吉祥之蕊。它用坚韧的生命力，见证着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交往交流交融；用火红的色彩，象征着民族团结的炽热情感；用清甜的芬芳，传递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愿景。

山水人文

手。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”荡秋千的少女，慵懒得整理衣袖，晨露浓重，花枝清瘦，薄汗浸湿衣衫，将清明时节少女的娇憨与灵动，描摹得惟妙惟肖。

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写道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清明之日，崔护独游城南，偶遇倚桃而立的女子，人面与桃花相映，惊艳了整个春日。来年清明，他再度寻访，佳人踪迹难寻，唯有桃花依旧在春风中绽放，物是人非的怅惘，穿越千年，依旧能扣人心弦。

宋词之中，吴文英的《风入松》，将清明的思念写得缠绵悱恻。“听风听雨过清明，愁草瘳花铭”，清明时节，风雨交加，词人对着落花，写下悼念的铭文，心底的愁绪，如风雨般绵长。

乱世之中，清明的悲感更添几分沉重。明代高启的《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》，便写尽了战乱后的清明悲凉：“满衣尘土泪与尘埃，乱后还乡亦可哀。风雨梨花寒食过，几家坟上子孙来？”

并非所有清明诗词，都浸透着悲感。在物候更新、岁时迭转的清明，也有文人墨客于春光之中，生出超旷的人生态度，参悟时空的真谛，将悲感化为从容，将惆怅化为豁达。

苏轼的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，便是其中的典范。“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寒食后，酒醒却咨嗟。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与超然台“无所往而不乐者，盖游于物之外也”的理念完美契合。

清明是节气与节日的融合体，其文化内涵在诗词中得以传承与延续。

且听风吟

在祖国的正北方，等你

□刘嘉耘

1

今夜我在乌拉特前旗
在黄河“几字弯”的顶端
在祖国的正北方
左手是饱蘸眷恋的包兰线
右手是包银高铁崭新的跨越

我的祝福越过阴山 贺兰山
越过黄河 越过黄土高原
抵达外滩钟楼的檐角
抵达大雁塔鎏金的薄暮
抵达长城之巅与彩霞相接

而我站在黄河与阴山的拥抱处
让所有的心跳还原此刻的速度
让所有的距离
换算成没有终点的思念
你回头的刹那
整个北方的雍容华贵
落在你的肩头

2

那年 你忽然回头
发梢扬起的北方之风
至今停在京包线上徘徊
那个穿校服的身影
用一昼夜的站立丈量着
青春与家乡之间的距离

3

那句未说出口的再见
像一枚书签停在那年的秋天
原来心与心之间是未开通的旅途
跨越高原与大海

一代人的速度与距离
一代人的守望与情怀
在牧歌悠扬的秋日
穿越山之巅 云之野
呼啸而至

整个北方正在提速——

草原提速 群山提速 黄河提速
所有的远方都在靠近
所有的奔赴
都让期待不再遥不可及

像山河湖海终于相拥
绵延草原之绿 沙地之黄 云朵之白
编织成连续不断的哈达
让祖国正北方同步全国的节奏

所有提速的本质
是让乡愁及时归来
是让幸福先于期许到达
让每座绿色宝藏不必
在漫长等待中风干

4

开怀 草原将绿色请柬
撒向更远的远方
起舞 草原捧着无数站台
像捧着露水充盈的银碗
欣喜 我们共享同一枚月亮
听自己心跳与祖国一起脉动
此刻 阿爸在奶茶的氤氲中
数着时刻表上似曾相识的地名

一朵云追上另一朵云
原来只需要一杯奶茶冷却的间隙
时空压缩后的月光
思念在奔跑
所有抵达都是出发
所有出发都是归来

5

叫醒铁轨深处悠扬的长调
叫醒莫尼山下温顺的云朵
叫醒大阿坝地奔腾的脉动

祖国正北方的天空
正被千万里程叩响门扉
依次苏醒的美好与承诺
刚刚出窑的青瓷碗
盛着八百里河套麦浪飘香

现在 终于可以
做一个被时光祝福的人
做一个播种快乐的人
承诺一场发往天際の邀约
再用一首诗的长度
丈量整个青春与归途
再以祖国正北方的辽阔
等一场不再迟到的相逢

诗星空

雪原驼铃

□穆英

浑善达克沙漠连向天际的地方，卧着灰白色的盐湖。每到漫长的冬季，骆驼驮驮起我们沉甸甸的日子。我的童年就深根在此，日日浸在这咸涩的盐湖风沙与驼群混浊的喘息里。

每到寒冬，父亲就给骆驼的膝盖绑上毛毡。骆驼特通人性，总是温顺地屈膝卧倒，我趁机攀缘而上，跨坐在驼峰之间。

骆驼迈着沉稳的步子在广袤的雪原上前行，脑袋随着步伐摇摇晃晃，颈间挂铃叮当作响，细碎不绝，又碎在风里。父亲手里的缰绳低垂，末端系着褪色的红布条，这红布条总在我眼前晃荡跳跃，如同风雪中的火焰。有一天我终究没能忍住，扯断了红布条。后来，这条没有了红布条的缰绳，静静地躺在蒙古包门框边上……

那年寒假，父亲骑着骆驼来学校接我回盐湖边的家。我被厚重的衣物捆扎成“茧”，被父亲抱着放在两个驼峰之间的鞍座上。

上午时分，风和日丽，但行至沙漠深处时，突遇暴风雪，瞬间眉睫结满冰霜。父亲弓背伏驼的背影，在风雨中时隐时现。浑善达克沙海的尽头露着铁锈红的脊线，每一道沙丘都像从冻土爬起的巨兽。

风沙卷着雪花凝成翻腾的“幕墙”。父亲猛地勒住缰绳，吼声在暴风雪中撕成碎片，“趴下！”骆驼嘶鸣着轰然跪地，父亲连忙给我披上厚厚的羊皮袍。羊皮袍角在风中猎猎作响，父亲紧紧抱着我。

天地沉入昏暗，暴雪微露缝隙。父亲加鞭驱赶，突然他用手指向前方，暴风雪深处，一点点暖黄色的光嵌在沙坑底部，微弱如天地之间最后的心跳。

骆驼驮着我，用前额犁开狂舞的“雪幔”，朝那有光的地方跋涉。接近那

半埋在雪中的蒙古包时，我已冻得全身麻木。

暴风雪中，蒙古包的门猛地开启一道缝，热浪裹着浓稠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干牛粪在铁炉里烧出的焦糊暖意，铜壶口喷出的奶茶香气，混作一团气雾，与我们撞了满怀。

宰德玛领吉一把将我拽进光晕，粗糙的双手不由分说脱掉我脚上的毡靴毛袜，然后端来一盆软雪，使劲搓着我那快要失去知觉的双脚，等缓过来一点，直接把我的双脚塞进她那温厚的羊皮袄襟里，这时恩和阿爸给我端来一碗热茶，我的全身渐渐暖和起来。

我们在此歇脚，等待暴风雪过去。暴风雪终于在晨曦抵达前消散。喝过奶茶，我们翻上驼背，摆手告别，行至沙坡顶再回首时，宰德玛领吉和恩和阿爸仍然站在毡包前，向我们摆手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终于翻过了最后一个沙坡，远远望见灰白色的盐湖。

父亲突然勒住缰绳，指着远处说：“看，那儿有一峰骆驼。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远处沙丘上有一峰黑褐色雄驼，正狂暴地蹄踏冰雪。隆冬正是雄驼的发情期，这峰雄驼的主人示意我们勿靠近。父亲攥紧缰绳低声说：“快走！”

驼铃与我的胸腔相撞，我怯怯地回头望去，那峰雄驼已消失在雪原中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终于踏进了结冰的盐湖。

很多年后，行至此地，无雪，彼时之景恍然如梦。

故乡如那一截系着红布条的缰绳，一端埋在霜雪下的土地，另一端，遥遥缚住飘荡的游子之心。身负重负时，耳旁恍惚有驼铃轻响……

心语入弦

北国风光
BEIGUOFENGGUANG